三國志旁證

三國志旁證卷十六

閩長樂梁章鉅撰

劉劭傳 字孔才

潘眉曰楊愼集引宋庠曰卲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揚子周公之才之卲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按本傳作劉劭荀彧傳注作劉邵皆傳寫之誤晉刑法志散騎常侍劉邵从卩作卲

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 又不爲變豫廢朝禮者

宋書禮志及門作入門變下有異字

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

處一本作虔今 殿本已改正

又浩從之竟却會

宋書禮志云晉武帝咸甯二年四年竝以元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疑應却會與否庾氷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於是氷從衆議遂以却會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盧明楷曰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象領秘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並非專出一手也

按隋書經籍志皇覽繆卜等撰又有何承天徐爰合本蓋仍魏之舊各漸增加唐以後書中所引大抵皆何徐合本故唐志祇載何徐皇覽也　邵晉涵曰類書疑始於此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略皇覽凡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

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八引劉劭律略云删舊科採漢律爲

魏律懸之象魏

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

藝文類聚卷六十一有劉劭趙都賦而許都洛都二賦不傳

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

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

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

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

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劉劭法論十卷人物志三卷集二卷

注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引皇甫謐達士傳云（當是逸士傳之訛）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繼踵六博士以經行修明學士稱之故時人爲之語曰素車白馬繆文雅又卷五百一十引梁蕭繹孝德傳云斐將家避地濱海不以遯世爲悶不以窮居爲傷浣衣濯冠以俟絶氣

又文章志曰襲字熙伯

宋書樂志繆襲造魏鼓吹曲十二篇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讃一卷繆襲撰又集五卷

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　注　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殿本考證云佳元本作皆　後漢書仲長統傳云襲常稱統

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　隋書經籍志昌言十二卷錄一卷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注　博學多通古今字指

隋書經籍志梁有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劭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陳留耆舊傳一卷蘇林撰又林有漢書注見顏師古漢書敘例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　有文才善屬辭章

隋書經籍志韋誕集三卷

陳留太守任城孫該

隋書經籍志孫該集二卷

注

文章敘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笳賦

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有杜摰笳賦　又太平御覽卷五百八

十一有杜摯笳賦序　隋書經籍志杜摯集二卷

又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秘書丞何楨康才何如楨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

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爲長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潘眉曰胡康沛國譙人孟康安平國安平人當別有胡康非卽孟康況孟康恩澤治績吏民稱歌胡康性質不端迥不侔合

傅嘏傳　北地泥陽人

元和郡縣志云甯州安定縣本漢泥陽縣在今縣理東南方

十五里泥陽故城是也

伯父巽黃初中爲侍中尚書

潘眉曰巽字公悌子傳爲東曹掾傳劉表拜尚書郎子傳封關內侯

武帝十八年紀注文帝即王位爲散騎常侍文帝紀注懷遠將軍公卿上尊號奏

太和中卒

注父充黃門侍郎

充字固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嘏弱冠知名

隋書經籍志有北地傅氏譜一卷傅嘏集二卷

注是時何晏以材辨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元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又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

奚宸英曰夏侯泰初非何鄧比而嘏槪劣之緣嘏是司馬之黨故云爾非公論也

士有恆貴又未有六卿之舉

殿本考證云毛本作士有恆貢　明監本卿作鄉誤

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

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閥謂官簿閥閱也　案伐勞也薄伐謂微勞也似不必改字而可通

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

晉書荀顗傳云曹爽專政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　何焯曰嘏亦一時之良然以不平免官之故自此遂爲司馬腹心於義有所掩矣特功名之士稍循尺幅者耳　洪

亮吉曰水經注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闕以東創建滎陽郡以李勝爲郡守曹眞傳注李勝爲滎陽太守今攷傳嘏傳爲滎陽守亦在正始時則水經注之言信也又孫禮傳太祖時遷滎陽都尉蓋河南郡大漢末已別建都尉至正始三年乃升作郡耳宋志晉志等皆以爲晉泰始元年置豈魏末暫廢晉復立耶

注 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 又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無方字 陳浩曰劉靖者劉馥之子也會爲河南尹傳稱其爲政初雖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則此靜字當作靖

注 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按少帝紀東關之敗在嘉平四年十二月吳志云十二月戊

午大破魏軍是年十二月丙申朔戊午二十三日也此司馬彪戰略作五年正月恐誤

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侯康曰晉書阮裕傳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敘說既畢裕以傅嘏爲長按四本論卽才性同異也

注 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

與一本作友誤今　殿本已改正

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子祗嗣　又改封祗涇原子

潘眉曰唐書世系表陽鄉作陽都誤　沈欽韓曰兩漢志及晉志安定郡無涇原縣

注 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

晉書傳祗傳遷司徒薨則非至司空也晉諸公贊卽其子暢

所作不應有誤疑傳寫偶譌耳

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

按典論目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爲七子此評所云六人則指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也

桓階傳 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云長沙人桓伯序階序字義相應似當依碑作字伯序

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

胡渭禹貢錐指云巴陵岳州府治本漢下雋縣地荆江口在縣西北洞庭水入江處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陵城對三江口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

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二引桓階別傳云上已平荊州引爲主簿每有深謀疑事嘗與君籌之或日昃忘食或夜坐徹旦擢爲趙郡太守會郡寮送之上曰北邊未靖以卿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用相煩是亦冦恂河內之舉階在郡時俸盡食醬酢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成否耶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飧而有加梁之賜豈況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齊人謂麴蘖爲媒）又云階爲趙郡太守朞月之間增戸萬餘路有遺一囊畊者舉以繫樹數日其主取還又卷四百八十五引桓階別傳云階爲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禪上拊手笑曰長者子無禪乃

抱與同乘是日拜三子爲郎即使黃門齎衣三十囊賜曰卿兒能趨可以禪矣

徙封安樂鄉侯

潘眉曰凡書法初封曰封進爵曰進封不進爵但更易邑土曰徙封亦曰更封亦曰改封亦曰轉封桓階初封高鄉亭侯至是進爵鄉侯宜書進封不當曰徙封夏侯尚封平陵亭侯文帝踐祚更封平陵鄉侯不書進封而書更封與此傳同失若曹洪封野王侯後徙封都陽侯張既封都鄉侯後徙封西鄉侯彼皆徙封與此不同

陳羣傳 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

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

陳景雲曰是時呂布正據兖州與曹操相持何暇分兵規取徐州及布爲操所破乃東奔備已在備領徐州之明年至備與袁術戰術誘布襲取下邳此又在布奔徐州之後一年當羣時止可料袁術之爭徐不能逆睹呂布之爲害也况備雖名領豫州不過屯徐之小沛謙既卒而備不領州事徐州爲他人所有備亦安得有容足之處哉他日袁呂相爲首尾協領徐州此變生意外初非始謀不臧輕舉貪得致貽顛蹶又何追恨之有斯實由魏史以事後而附會虛談而承祚未及刊削之也

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通典云魏文帝時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

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定其高下又云九品之制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爲之區別所管之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闕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戾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五引孫楚集奏云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代賢智以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劉毅集論曰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更立一代之制　晉書衞瓘傳云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

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也

進爵潁鄉侯

水經潩水注云潩水又南逕潁陰縣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為侯國

或言欲以避衰

陳絳金罍子云今俗家人死輒行課算某日魂當還輒棄屍徹哭傾戸走竄謂之躲衰此雖鄙謬絕有所本魏皇女淑薨二宮上下俱東言欲衰又顏氏家訓亦云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

然火戸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之推北齊人魏又在三國則愚瞀流傳下揺上惑非一日矣衰字通書作煞今俗北方避衰而南方則迎衰也

賊地聞之以爲大衰

趙一淸曰衰當作衰大衰謂如叡自死也

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侯康曰劉昭注郡國志云魏武皇帝尅平天下文帝授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戸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戸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戸五十餘萬汝南戸四十餘萬方知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

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則當時固以戶少爲病也　通典云魏氏戶有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趙一清曰於時蔣子通亦有是言不獨長文也

南安太守鄧艾

明監本南安作汝南　盧明楷曰鄧艾傳云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今　殿本已改正

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云石堡城在秦州長道縣南十八里高一百丈上有石城　顧祖禹曰石營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二百里姜維出石營即此　元和郡縣志云金城關在蘭

州城西沈欽韓曰水經注云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無置關之說要之今蘭州府即漢之金城矣

按爲翅係烏翅之誤後郭淮傳云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亦同此誤　胡三省曰烏翅要地也魏屯兵守之嘉平元年降蜀將句安於麴上卽此地

據櫟陽積穀之實

趙一清曰櫟陽縣漢屬左馮翊魏省在長安東北姜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櫟陽此蓋略陽之誤櫟略音近也

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

沈欽韓曰初學記二十引漢舊儀驛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

陳矯傳　廣陵東陽人也

潘眉曰晉書陳騫傳云臨淮東陽人騫卽矯子劉頌傳云臨

淮陳矯按晉置臨淮郡分廣陵之東陽屬臨淮故矯在魏為廣陵東陽人在晉又為臨淮東陽人也

復為魏郡轉西曹屬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郡字毛本無轉字

注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潘眉曰矯娶劉頌女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按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一引魏氏春秋云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司空王忱女以姓同源異故也若如陳矯可謂姓異源同矣　按晉書劉頌傳云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

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

注 案晉書曰騫字休淵

潘眉曰裴注所引晉書乃虞預晉書今唐修晉書陳騫傳闕字當以此補之

徐宣傳 廣陵海西人也

一統志云海西廢縣舊志在海州南一百二十里

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郡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何焯曰回卽桅也古字通耳　按邵晉涵亦同此說竊謂回倒不過回旋顛倒之意以回通桅未見所出且以舟中挂帆之木爲桅桅本係俗稱初不知所據也說文桅黃木可染者與

舟木何涉乎

七十有懸車之禮

沈欽韓曰白虎通致仕篇懸車示不用也公羊桓五年傳疏云舊說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按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

衛臻傳注 文生以穢貨見損

損一本作捐誤今 殿本已改正

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

按此與甄郭二后出拜可稱鼎足而三魏君臣無耻甚矣

進封康鄉侯

水經潁水注云東出陽關歷康亭城南魏明帝封衛臻爲康
鄉侯此卽其封邑也
吳頻歲稱兵冦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
姓疲勞故也
趙一清曰上云吳蜀恃險此不得單舉吳也疑傳寫脫蜀字
詩字似衍
盧傳 毓字子家
後漢書盧植傳注引魏志同　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字子象
注 續漢書曰作尙書章句禮記解詁
潘眉曰盧植傳作三禮解詁當從之植上書云臣前以周禮
諸經發起粃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是植又有周禮解詁甚
明也

又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

盧植傳云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　顧祖禹曰都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里層巒疊障奇險天開太行第八陘曰軍都卽此山也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又多所駮爭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數日下有皆字駮爭作駮易

名如畫地作餠不可啖也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作有名如畫地作餠多一有字

封一子高亭侯

潘眉曰高字宜衍高亭字相近訛複也

謚曰成侯孫藩嗣

錢大昭曰本傳毓封高樂亭侯進封大梁鄉侯進爵容城侯高貴鄉公即位封一子高亭侯而晉書盧欽傳云欽父毓欽襲父爵大利亭侯以吏部尚書進大梁侯卒子浮嗣魏志作孫藩嗣晉書作子欽嗣魏志作容城侯晉書作大梁侯二說不同竊疑藩所嗣封者容城侯欽所封者即魏志所謂封一子高亭侯也晉書蓋誤併二侯爲一所以與魏志不合

注 溫嶠表譏淸飭有文思

殿本考證云毛本淸飭作淸出

又 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

兩胡字衍一字

和洽傳 獨以冀州土平兵彊又必有譏慝閒其中者

殿本考證云毛本兵彊作民彊下句無必字

太祖定荆州

定一本作奪誤今　殿本已改正

不可以一節儉也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作不可以一節論也　按下文云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即此意儉字似檢字之譌

出爲郎中令文帝踐祚爲光祿勳

潘眉曰漢制郎中令居禁中魏制不居禁中洽由侍中爲郎中令故曰出又黄初元年改郎中令爲光祿勳時洽爲郎中令因改官名爲光祿勳與遷調有別

所謂悦武無震古人之誡也

張照曰悦武册府元龜作玩武按國語云武不可覿文不可

匿覿武無震匿文不祥此必引此語自當作覿武爲是

子禽嗣 注 禽音離

按禽當作离葢字形相近而誤注中音離可證也

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 注 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

陳景雲曰適當爲逌高貴鄉公紀侍中和逌作詩稽留卽是此人晉書和嶠傳父逌魏吏部尚書字並作逌

注 召李叔才鄉閭之間 又 莫不賴劭顧歎之榮

殿本考證云叔宋本作淑歎毛本作採

又 邵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匐匍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

何焯曰後漢書言許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

以能詔事宦官故自致臺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栩疑相之誤也靈帝初爲三公者亦有許栩史不詳其何所人建甯元年由大鴻臚爲司空二年免時許訓爲司徒四年訓免橋元代之是年栩代元爲司徒名輩在子將之前蓋先賢傳失之也

避能江南

趙一淸曰能一本作亂

常林傳 問林伯先在否

伯先是常林父字其名無可考

超遷博陵太守

按博陵郡延熹元年分中山河間安平置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一引魏畧云常林歷宰守刺史所在檢身節用其家

常飢之糟糠緼弊

注 肇髡決減死

趙一清曰肇字衍下云刑竟復吏謂並被刑也何與於肇

又 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

潘眉曰斫材下疑脫爲字牂牁繫船杙也

又 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

殿本考證云未是夫冊府元龜作未臻乎

又 於敘人才不能寬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五引魏畧作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

楊俊傳 俊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

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京密有大騩山有梅山有陘山

徙爲征南軍師

趙一淸曰水經注云淯水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軍司即軍司馬如東里袞爲于禁軍司馬杜預行平南將軍領征南軍司是巳此征南軍司是魏特置之官非漢志之軍司馬也

注王粲字義伯旣爲儁所知拔果有才志又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蕭琛抄又王象集一卷

杜襲傳 彊識博聞又嘗獨見至于夜半

殿本考證云元本彊上有粲字嘗上有襲字

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

殿本考證云此非南陽許攸也太平御覽作許遊

從襲爲大將軍軍師

趙一淸曰軍師之官見楊俊及趙儼裴潛等傳魏時特置

增邑三百戸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戸字

趙儼傳 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戸調

錢大昭曰陽安縣本屬汝南郡晉志無陽安郡惟魏志李通傳有陽安都尉劉昭注續漢志引魏氏春秋云初平三年分二縣置陽安都尉葢大郡置太守小郡則置都尉也通稱亦曰太守故魏畧云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

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

趙一淸曰將字衍

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

侯康曰章陵本南陽屬縣洪亮吉謂章陵漢末曾升作郡後漢書劉表傳荆州八郡注稱漢官儀一爲章陵趙儼傳儼爲章陵太守疑魏平荆州後方省也

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

殿本考證云二千人下通鑑有往字

還平寇將軍徐晃俱前

陳景雲曰册府元龜還作與通志同當從之

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又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

殿本考證云諸軍通鑑作諸君太平御覽箭字上多射字

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

曹休一本作曹仁誤今　殿本已改正　盧明楷曰曹休傳云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仁未嘗爲征東也

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

大司馬一本作大司農誤今　殿本已改正

裴潛傳　河東聞喜人也　注　魏畧曰潛世爲著姓父茂封列侯

潘眉曰茂封陽吉亭侯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按武帝紀注引獻帝起居注作陽宣亭侯

注　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

殿本考證云要字疑衍

注　封廣川侯

按廣疑當作濟晉書裴秀傳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

又　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元妙事見荀

粲傳叚王弼管輅諸傳

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蘭陵武公　潘眉曰裴嶶於魏志惟見管輅傳至如傳叚傳無裴嶶惟注引傅子有嶶非傳也荀粲王弼魏志皆無傳何劭作荀粲及王弼傳荀粲傳引於荀彧傳王弼傳引於鍾會傳皆注也若據陳志而言則當云嶶事見管輅傳若兼傳注而言則當云見荀彧傳叚鍾會管輅諸傳若據所出書而言則當云見荀粲王弼管輅傳及傅子

又徐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又馮翊甲族桓田吉郭

明監本徐幹作徐韓桓田作桓甲並誤今　殿本已改正

盧明楷曰幹等即指下嚴幹李義韓宣黃朗等四人也且上文已云徐福事在諸葛亮傳不應又云徐韓矣

注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

錢大昕曰劉昭注續漢志不載此事

韓暨傳　南陽堵陽人也

一統志云堵陽故城在裕州東六里

舊時冶作馬排又乃因長流爲水排

後漢書杜詩傳云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章懷注云排當作橐按排與鞴橐鞴通吹火革橐也冶者爲排以吹炭激水鼓之　水經穀水注云白超壘在缺門東一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冶官所在魏晉之日引穀水爲水冶以經國用遺迹尚有蓄卽所謂水排也

在職七年器用充實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七年作一年

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

潘眉曰進封南鄉侯也衍亭字凡亭侯邑以百戶起如梁習封申門亭侯杜畿封豐樂亭侯邑皆百戶鄉侯以二百戶起如和洽封西陵鄉侯及暨封南鄉侯邑皆二百戶又按荀彧萬歲亭侯邑二千戶王觀陽鄉侯邑二千五百戶鄉亭之封其廣如此而邑侯有不及四分之一者亦立制之未善也

崔林傳註　安定太守孟達

陳浩曰此與蜀降人爲新城太守者同名姓

方今軍旅或猥或卒

沈欽韓曰一切經音義字林猥衆也漢書溝洫志注猥多也

楊文蓀曰廣雅釋言猥頓也漢書注猥曲也與此異義

司隷校尉屬郡 又牧守州郡所在而治

潘眉曰屬七郡三輔三河宏農 郡一本作部誤今 殿本已改正

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

侯康曰後漢孔廟置百石卒史碑稱春秋饗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史晨祀孔廟奏銘稱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是漢祀孔子原有官給錢穀之例蓋是時久廢不行矣

注隨與其事

其一本作共誤今 殿本已改正

三國志旁證卷十六終

三國志旁證卷十七

閩長樂梁章鉅撰

高柔傳 字文惠陳留圉人也

顧祖禹曰圉城在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北齊縣廢隋復置唐貞觀六年廢今曰南圉鎮

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

沈欽韓曰管當作菅青州濟南屬縣也此與司馬芝傳同誤

咸還告自厲咸爲佳吏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七引咸爲作成爲是也

舉吏民姦罪以萬數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舉吏罪無民字

四年遷爲廷尉

侯康曰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三引廷尉决事曰廷尉高文惠上民傅晦詣民籍牛場上盜黍爲牛所覺以斧擲折晦脚物故依律牛應棄市監寮超議晦旣夜盜牛本無殺意宜減死一等蓋正高柔爲廷尉時事也

乞罷作者使得就農

明監本乞作訖誤今　殿本已改正

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

錢大昕曰亮卽諒字然論語司馬牛憂無兄弟而子夏解之此云仲尼未審所出

注質任之與非防近世

趙一淸曰防字當作仿

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無從得多也又大凡一歲所食

十二萬頭

潘眉曰虎食鹿七萬二千頭狼食鹿萬八千頭又狐食鹿子一月三萬頭共計一歲食鹿十二萬頭也狐不言一歲者鹿子一月健走之後狐所不能食故但言一月所食

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久求不得多久字

班下天下以禮爲戒

杭世駿曰通典下四字作以爲體式

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渾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沈欽韓曰兩漢志及晉志皆無昌陸縣

注

爲黃沙御史與中丞同

潘眉曰晉書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爲

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中丞謂御史中丞黃沙一作長沙者非 按通典職官晉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

孫禮傳 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

錢大昕曰續漢志無平昌郡宋志魏文帝分城陽立平昌郡而晉志載魏文增置郡七不及平昌者以置郡未久旋復并省也

遷陽平太守

錢大昭曰黃初二年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

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宮室作臺省罷役上有因字

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劒斫虎詔令禮

上馬

水經伊水注云大石山魏文帝獵於此山虎趨乘輿孫禮拔劍投虎於此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按水經以明帝爲文帝誤也　一統志云大石山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四十里亦名石林

辛毗傳　毗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

續後漢書音義云譚尙字　楊文蓀曰袁譚袁尙魏志附袁紹傳均未載其字今互見於此亦可補闕

且西方之寇莫大於河北

趙一淸曰觀毗所言非爲譚請救也勸操取河北耳此胡三省之論可謂切中其隱

文帝踐阼遷侍中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七引魏畧云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問左右此爲何官左右不對辛毗曰爲御史舊持簪筆以奏不法今日直備官但珥耳

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　至　帝乃止

水經河水注云魏氏起元武觀於芒垂張景陽元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峙岧嶤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飈也蓋其竟作之此所云帝乃止恐不足據

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世說方正篇云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譎

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應之以重兵亮遣閒諜覘之還曰有老夫仗黃鉞毅然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內太守注敞字泰雍官至衞尉

潘眉曰眞誥闡幽微云辛毗子名敞爲河內太守太常卿此傳及注俱不言爲太常卿闕畧也

注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五引夏侯孝若爲辛憲英傳云夫人性不好華麗琰上夫人璽子帔緣以錦不肯服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帔夫人取反臥之　趙一淸曰此事晉書烈女傳以爲羊祜

楊阜傳阜外兄姜敘屯歷城

顧祖禹曰上祿縣漢置屬武都郡本名歷城其後改曰建安

上祿廢縣在鞏昌府成縣西百二十里

敘母慨然敕從阜計

殿本考證云敕從阜計宋本作敕敘從阜

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

按武帝紀及夏侯淵傳並作十九年此七字疑誤　顧祖禹曰鹵城在冀縣西縣之間或曰鹵城即西城之譌　趙一清曰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西縣安定郡有鹵縣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西縣故屬隴西而安定無鹵縣蓋後漢省也此當爲安定之鹵城

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袖

何焯曰帽上宋晉有繡字　張照曰褎即古袖字褎應作衺

按宋書五行志云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紈半袖然則此一

句脫一䌸字複一袖字又誤紈爲綾耳
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
錢大昕曰法字上下疑有脫字
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
奔赴一本作奔走誤今　殿本已改正
高堂隆傳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
錢大昭曰犢民非縣名疑是尉氏之譌
特之赤水九日又隆爲散騎常侍
趙一清曰特之赤水九日六字誤刻當作除郎中以顯焉隆
上當有徵字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又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
靡以盪聖心

潘眉曰帝紀注徙長安鐘簴在景初元年與此不同　殿本考證云盪元本作蕩

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

明監本天下誤衍之字今　殿本已改正

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

潘眉曰此九龍非一時並見宋書五行志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

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

侯康曰通典魏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晁議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爲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

爲重於禮爲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喜難曰祭法爲羣姓立社若如鼂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爲立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於諸侯而祭七祀乎知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財于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爲煩黷按據此知魏初祇一社景初時始立帝社也隆是疏上於青龍四年故云神位未定

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又緝熙之化混於後嗣

殿本考證云居室北宋本作宫室混册府元龜作流

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

李光地曰改用地正此隆之迂謬陳承祚評語云必改正朔

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非苛論也

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

趙一淸曰鯀九載禹十三載乃同合父子共得二十二載與孟子史記及馬融諸儒之說不同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

何焯曰通鑑備作禪是也　錢大昕曰此疏在明帝景初改元以後蜀先主殂謝久矣權備並稱殊誤

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

盧明楷曰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則九賦大府職也此云天府疑誤九賦監本訛作九伐今改正　按則字亦誤當作財

宗國爲墟不夷于隸

林暢園師曰不夷當是下夷之誤

臣觀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

潘眉曰胷字誤宋晉五行志並云口爪俱赤　又曰五行志並云有燕生鷹故下言鷹揚之臣　按宋書五行志云黄初末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涓桃里李盆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

生廉併伯夷直過史魚

錢大昭曰明帝不稱隆名直以先生尊之矣下云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亦同此意

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侯康曰宋禮志三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

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刋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于前謹遺跡于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刋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緒百世之廢始自武文至於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于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崛彊于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于江漢今茲屠蜀賊于隴

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日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唐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

宣帝承以士郎

殿本考證云士郎宋本作十郎

滿寵傳　山陽昌邑人也

顧祖禹曰昌邑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荀彧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　注　松之以爲楊公淸德之門身爲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況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請屬哉

李光地曰此松之之迂論也以操之狠猾若聞寬訊其戮楊公必矣

更拜伏波將軍

趙一淸曰宋書百官志蕩寇將軍漢建安中滿寵居之史蓋失之

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燒軍作燒營

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

胡三省曰無彊口在夾石東南　沈欽韓曰寰宇記南峽戍在舒州桐城縣北四十七里南峽山在廬州舒城縣西南一百里山有兩峯夾道故曰夾山連峯夾嶂緜亘甚遠吳人斷曹休歸路當在夾石戍西北也滿寵言背湖傍江湖卽是巢湖在巢縣西南十五里蓋無爲鎭本曰無彊由濡須口以斷夾石北也

整軍趨楊宜口

趙一淸曰楊陽古字通水經決水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流左入決水謂之陽泉口蓋卽此楊宜口也　顧祖禹曰陽泉城在壽州霍邱縣西北十里

尙書趙咨以寵策爲長

侯康曰此與黃初中自吳使魏之趙咨別爲一人胡三省合而爲一恐非是

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

趙一淸曰不敢下船是以舍船上岸爲下船也

乃潛遣步騎六十伏肥城隱處以待之又遣長史督三軍又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

殿本考證云肥城通鑑作肥水遣長史督三軍宋本作遣長

吏督三軍　顧祖禹曰新城在廬州府西三十里雞鳴山北

肥水出於此　括地志云合肥新城距今城三十里或目爲界

樓城以在廬壽二州間也

子偉嗣注　偉弟子奮

侯康曰寵尚有子名炳字公炎見文選四十二卷注引賈弼

之山公表注應休璉有與滿公炎書即其人也　趙一清曰

奮蓋滿炳之子滿寵子炳字公炎爲別部司馬

田豫傳　漁陽雍奴人也

明一統志云武清縣在順天通州南五十里唐改雍奴爲武

清其舊城距白河十七里

豫自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

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

李光地曰不留徐庶田豫此先主之大義盛德也

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

錢大昕曰東州當作東川縣名屬河間　沈欽韓曰太平寰宇記今瀛洲東城縣東北十四里有東州故城郎漢縣理所

遷弋陽太守

錢大昕曰據此傳弋陽置郡當在建安之世晉志謂魏文帝所置恐未然

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素利下有等字

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

錢大昭曰馬城魏氏春秋作馬邑故城見劉放傳注

東隨無岸當赴成山

殿本考證云通鑑東隨作東道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

困學紀聞云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甯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甯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惟後漢記不載此詔案據所言乃漢家故事想其時尚行此制

注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邪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豹下脫祠字　水經濁漳水注云漳水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是也魏武營高陵于西門豹祠西原上　趙一清曰豫蓋以重臣陪葬耳恐魏略之言爲虛也

牽招傳 安平觀津人也

一統志云觀津故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　元豐九域志云武邑縣有觀津鎭即故縣也今廢

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引孫楚牽招碑云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爲刎頸之交有橫波絶流拊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于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於季孟之間

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

陳景雲曰塞北無平州招時守雁門控御北荒以上文故平城故馬邑二事觀之則平當爲武武州亦雁門屬縣也史記單于入武州塞崔浩云在平城西百里

子嘉嗣注嘉于秀文辭尤厲

陳景雲曰尤當作亢見晉書牽秀傳

郭淮傳 太原陽曲人也注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縕雁門太守

顧祖禹曰陽曲故城在太原府西北五十里 殿本考證云

北宋本縕作蘊

既陣備疑不渡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不渡作不敢渡

黃初五年爲眞安定羌大帥

按古今刀劍錄曰郭淮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爲

將軍及與蜀將戰敗失此刀攷淮本傳並無與蜀戰敗之事

而後漢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陽溪延傳

亦云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

谿延大破淮等知此傳諱之也

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於蘭坑

水經漢水注云建安川水東與蘭坑水合水出西南近溪東北逕蘭坑城西東北流注建安水又東逕蘭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後改爲建安城

趙一清曰建安城在成縣西北則蘭坑城亦宜在其處

蜀兵大至淮逆擊之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淮逆擊之作逆擊走之

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

陳景雲曰西川之川當作州晉泰始中中丞傅休奕上疏請置秦隴事請更置一郡於高平因安定西州都尉徙民充之

以通北道是其證也

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

水經河水注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爲緣河濟渡之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塞於白土即此處矣據此則淮曾爲涼州刺史蓋傳失之

徐邈傳 邈曰中聖人 又 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淸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

趙一淸曰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此卽景山之所謂中聖人也鮮于輔武夫不得其說更以淸濁分聖賢耳

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

錢大昕曰晉志平陽郡魏少帝時置據此傳則文帝時已有此郡矣或云平陽當爲陽平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一引魏畧云上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爲頴川典農中郞將所在著稱

西域流通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流通作通流

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晉書鄭袤傳袤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不就

舉善而教仲尼所美

錢大昕曰魏晉人引論語多於教字斷句如倉慈傳注舉善而教恕以待人魏畧令狐邵傳顧邵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陸績傳注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晉書衛瓘傳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皆是也劉馥傳舉善而教不能則勸雖引成文亦似以四字爲句攷應劭風俗通載汝南太守歐陽歙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則漢時經師句讀已然矣

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

殿本考證云職宋本作質

胡質傳 楚國壽春人也

錢大昕曰壽春縣兩漢屬九江郡魏以九江爲楚王國故屬楚也吳志蔣欽稱九江壽春人則據漢郡縣言之

注 虞預晉書曰

隋書經籍志晉書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虞預撰

子威嗣注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尙厲操淸白

潘眉曰威一名貔見晉書本傳晉志云威字伯武此唐人避諱改虎爲武也當以伯虎爲正

又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淸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

又史通暗惑篇云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如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貧餧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古之俸其費安施推其厚薄知不然矣

又威弟羆字季象征南將軍

晉書良吏傳云罷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王昶傳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錢大昕曰承祚之志范顴稱其辭多勸戒然如何夔裴潛鄭渾杜畿陳矯衞覬賈逵王昶諸傳頗多溢美之詞蓋由諸人子孫在晉顯達故增加其美而李豐張緝輩忠於曹氏乃不得立傳曹爽何晏鄧颺之惡亦黨於司馬者飾成之初非實錄其亦異於良史之直筆也

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

何焯曰觀此同爲太原之王而晉陽與祁非一族也

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

隋書經籍志王昶集五卷梁有錄一卷

注若循環之無窮
殿本考證云窮毛本作竆
夫爲人子之道至不願兒子爲之
姜宸英曰士有跅弛而大節可觀有拘謹而名義無取者卽
如郭奕劉楨何遽不如徐幹任嘏而槪劣之豈爲公論玩此
一篇直是父教子謟耳又曰毋邱諸葛舉兵以淸君側而趨
力効馳驅終成晉篡其後王沈溲高貴鄉公之謀未必不由
其家學也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
有所一本作所有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又世爲著姓夙智早成
殿本考證云於夫鄙懷宋本作於鄙夫懷夙智早成宋本作

夙智性成

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

錢大昕曰苑當作宛　沈欽韓曰宣池當在襄陽宣乃宜之誤卽宜城陂也又曰州當作洲水經注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卽淯水所入也　顧祖禹曰白河入漢之處亦名三洲口

昶陳治畧五事又因使撰百官考課事

杭世駿曰太平御覽王昶考課事曰尙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維允以考讜言四曰出納王言以考典政五曰明罰勅法以考典

刑　按此御覽卷二百十二所引王昶百官考課事恰亦五條與陳治畧之五事無涉杭氏引以注上句不知治畧五事已具明文也

進封京陵侯又封二子亭侯關內侯

潘眉曰由亭鄉進封邑侯此魏朝定制惟昶及諸葛誕鍾會皆以亭侯超封邑侯前此未嘗有也　又曰史例關內侯書賜爵亭侯以上書封傳宜云封一子亭侯賜一子爵關內侯今連文書封非也陳泰傳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王基傳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其亭侯書賜與關內侯書封皆非定例

王基傳　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

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作字伯興　顧祖禹曰曲城廢縣在萊

州府披縣東北六十里

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瑯邪界游學又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

後漢書鄭康成傳其門人東萊王基惟據基碑文卒於景元二年年七十二則當生于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時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據此傳言基據持鄭義與王肅抗衡范蔚宗因疑爲鄭氏門人要是私淑之徒非親受業者故王述菴昶金石萃編汪容甫中述學桂未谷馥札樸皆以魏志但言入瑯邪界游學爲得實也　隋書經籍志毛詩駁一卷梁五卷新書五卷東萊耆舊傳一卷並王基撰

揚聲欲入攻揚州又不過欲補定支黨

殿本考證云攻通鑑作寇定通鑑作碇

加揚烈將軍

潘眉曰王基殘碑作揚武將軍按碑文還鎭南將軍在賜爵

關內侯之前今傳敘在後皆當以碑爲正

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

按齊王芳紀嘉平三年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卽

此事是夷陵明屬南郡而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南郡領九

縣不列夷陵於宜都郡領三縣注云西陵漢夷陵縣吳黃武

元年改今名而夷陵縣之名遂不知所屬矣

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

元和郡縣志云上昶在今安州西北五十三里　一統志云

上昶城在德安府安陸縣西北

許允傳報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

按傳報自有傳袁侃袁渙子附見渙傳許允崔贊並見夏侯元傳　姜宸英曰此輩皆典午之腹心曹宗之蟊賊戕世亂民惟此爲甚史家誇大而不裁之大義皆邪說害民者也

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又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不能善其後矣善下多一其字今與賊家對敵作今與賊交利對敵

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遺

殿本考證云遺宋本作譴

是歲基母卒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

趙一清曰據此則基竟不持母服矣異哉

注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又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又前軍縣之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作皆山路險狹　何焯曰宋本淋雨
作霖雨縣之作縣乏
是歲基薨又子徽嗣早卒
潘眉曰碑文基以景元二年四月辛丑薨與志合推是年四
月戊寅朔辛丑二十四日也基薨年七十二　按太平御覽
卷二百十五引晉太康起居注云故司空王基夙爲先帝授
任基子沖尚書郎中雖在淸途猶未免楚撻其以沖爲治書
侍御史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又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
傳
按此漢司徒王允之兄子允爲李郭所害全家被難而淩及
兄晨得亡脫亦善人有後之報也又宋書王元謨傳言其六

世祖宏河東太守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爲雁門太守又王懿傳自言爲漢司徒允之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皆王允之後有可考者

仍徙爲揚豫州刺史

趙一清曰此揚字似誤衍是歲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誕傳云出爲揚州刺史王淩之陰謀也司馬宣王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以是知淩不兼領二州也蓋都督或兼二州如王昶都督荊豫諸軍事王基都督諸軍是也若刺史則無兼領二州之例

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淩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

水經肥水注云肥水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

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
所造魏太尉王淩與吳將張休戰於芍陂卽此處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

吳志宋書天文志熒見於吳赤烏十三年五月及七月也

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大軍掩至百尺逼淩

何焯曰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按尺下當有堰字水經沙水注云沙水又東南注于潁謂之
交口水次有大堰卽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討
太尉王淩大軍掩至百尺堨卽此堨也今俗呼之爲山陽堰
非也蓋新水首受潁於百尺溝故堰兼有新陽之名

軍到邱頭淩面縛水次

水經潁水注云邱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宣王軍次邱頭王

淩面縛水次故號武邱矣　趙一淸曰宣王雖嘗討淩至邱頭而武邱之名至司馬昭克諸葛誕始改見晉書文帝紀此注誤耳

注淩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敢不至、潛眉曰漢制簡長三尺短者半之謂之折簡者齊書魏收傳尺書召建鄴折簡召長安南史梁武帝紀隨王止須折簡耳謂禮輕者但須折簡之半也

又太傅有疾夢淩逵爲厲甚惡之遂薨　杭世駿曰顏之推還寃記云宣王有疾白日見淩來並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又問卿令狐反乎　盧明楷曰及字當爲反字之誤蓋謂令狐愚王淩通謀之事

單臣知情也

廣有志尚學行

按世說賢媛篇云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與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顏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據此則廣之志尚亦不超矣

注

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何焯曰此言後人所增飾若曹爽執權時蔣濟無緣有此既七族同夷濟以恨其失信發疾死矣

毋丘儉傳 毋丘儉

楊慎曰複姓有毋丘氏諸姓氏書毋作母非也漢書有曼丘毋丘本一姓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毋丘索隱曰毋音貫貫丘故國名衛之邑今作毋丘字殘缺耳按索隱以毋字爲殘

欿亦非丼蓋古字從省不用貝漢有毋邱興毋邱長毋邱興卽
毋邱儉之父而以爲同族未免失於不考耳
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 又封高陽鄉侯 又入爲將作大匠 注
領太守毋邱興到官
水經穀水注云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毋邱興盛墓南二
碑存焉儉父也按水經注名興盛而此傳名興蘇則傳亦單
名興豈水經注有誤歟　殿本考證云領元本作頃
儉以高勾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餘人出元菟從諸道討之
勾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 注 梁音渴
錢大昕曰梁字不當有渴音疑誤　沈欽韓曰柳宗元袁家
渴記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此
葢熊津江口也　一統志云漢江又名熊津江在國城南十

里王城恃以爲險　趙一淸曰梁口册府元龜作渦口注云
渦音過是也此並譌水經濡水注新河又東至九過口枝分
南注海卽是此地
六年復征之宫遂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
有餘里至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沈欽韓曰東夷傳北沃沮一名置溝漊後漢書東夷傳同溝
漊者勾驪名城也此誤置爲買又脫漊字　顧祖禹曰不耐
城在咸興北漢志作而耐而古字通
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何焯曰至項卽堅守不知其將何爲無必死之心失勤王之
義衆銳一沮卽使逃死敵國亦惡在其爲丈夫乎
注欽中子俶小字鴦又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

殿本考證云小字毛本作小名何若册府元龜作何苦無下吉字

注 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

陳浩曰昭伯曹爽字太傅伯伯字疑衍或爲昔字之誤

又 曰欲俱舉分分中國

殿本考證云分分元本作瓜分

又 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

潘眉曰文欽此書作於正元二年閏正月十六日己亥之後

郭淮在正月三十日癸未卒

夷儉三族

潘眉曰儉夷族時得免者二人一爲子甸之妻荀氏因族兄

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匃其命詔聽離婚一爲

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荀辭詣何曾乞恩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騰辭上議朝廷遂改法事見晉書何曾傳及刑法志

注 及儉起兵問屈頓所在

殿本考證云屈頓宋本作屈順

注 欽降吳表曰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

何焯曰此表恐是後人譌作高貴鄉公之弒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又 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

水經陰溝水注云山桑邑俗謂之北平城文欽封山桑侯疑食邑於此

諸葛誕傳 琅邪陽都人

一統志云章懷太子曰陽都故城在沂州沂水縣南齊乘沂水逕諸葛城蓋郎故縣以諸葛氏本陽都人故名

注

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絕而復蘇

太平御覽卷十三引曹嘉之晉紀云誕以氣邁稱嘗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

注

以元疇四人爲四聰以誕備八人爲八達

殿本考證云通鑑元疇作元等誕備作誕輩

諸葛恪與東關

錢大昭曰郎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事

注

誕再在揚州有威名

殿本考證云再在毛本作再任

注

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

願禪代君所知也

何焯曰昭初代兄秉政未有恩威及人安得即言禪代哀誕之志甚充之惡者爲之也

注

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於臨湘爲孫堅立廟

何焯曰立廟何事而發死者之塼乎世語之不足信如此

渡黎漿水

水經肥水注云芍陂瀆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黎漿黎漿水東逕入黎漿亭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於黎漿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

血流盈塹

殿本考證云盈塹毛本作盈野

黃初中利城反殺太守徐箕

文帝紀徐箕作徐質

注夫建業者異矣又喪王基之功

殿本考證云通鑑異矣作異道喪作賞下同

三國志旁證卷十七終